

坊间名人

好人春铭

刘晓阳



“任主任您真是好人呐！在您的帮助下，我现在能干一点轻快的活儿，日后的生活也有了希望！”前天，55岁的芝罘区白石街道新海阳社区居民孟庆栋拉着任春铭的手说个不停，如同见了亲人。

有人会纳闷，任春铭是何许人？他为何要在端午、中秋、春节等中华传统节日，自掏腰包去看望政府建档立卡的低保户、因病因灾致贫的困难户？

从街道干部口中得知，任春铭是一位年过五旬的专职人民调解员，也是在公益路上奔跑了37年的志愿者。他是山东省最美老干部志愿者、山东好人、烟台市道德模范；他发起成立了“学雷锋德耀烟台志愿服务工作站”，招募慈善志愿者1300余人；他担任芝罘区委老干部局“红湾银帆”志愿者联盟总负责人，与数千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和数万名企业退休人员一起支持慈善事业……

初见任春铭，他性格豪爽、快人快语，说起做公益的点点滴滴，说起那些被他视为亲人的帮扶对象，便停不住话匣子。

谈起孟庆栋，他说老孟几年前因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后一直卧病在床，

二

任春铭尤其爱孩子，东营少年徐文博是他帮扶的孩子之一。每年寒暑假，徐文博都会去看望任春铭。

徐文博的姨妈徐明芳说，如果没有任春铭主任，徐文博早就辍学回家了，是我们一家人的大恩人。

2019年的一天，任春铭阅读《烟台晚报》时，看到东营市10岁孩子徐文博因父母失联而辍学，生活无依无靠的报道。看着这个苦命娃的遭遇，任春铭的心隐隐作痛，他多方联系，把徐文博从东营接到烟台，并联系烟台中大德美学校给予爱心帮扶。学校每年免除徐文博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1.8万元，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任春铭从小吃苦长大，尤其见不得

三

翻开任春铭的慈善台账，一个数字构成一个亮点，一片数字构成一片灿烂，构成一串串暖心的大数据。

为了救助政府建档立卡的低保户和因病因灾致贫的困难户，任春铭拿出2万元，在芝罘区白石街道新海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起了“任春铭爱心超市”，并吸引爱心企业和爱心市民参与，从大米、面粉、花生油等民生物资，到服装鞋帽、菜板围裙，捐献给那些家里有需要的低保困难户。

时间是公正的记录者，疫情期间，任春铭先后捐献抗疫物资款项5万余元。2023年，任春铭又在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方面各捐款6万余元。也是2023年，向

既无社保也无医保，治疗陷入停滞。任春铭接到求助后，当场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500元，又动员身边的几个朋友一起凑了1000元现金给孟庆栋应急。

接下来，任春铭帮忙联系芝罘区慈善总会，给老孟申请到了5000元临时救助款。如果就此放手，老孟的困难还是解决不了，怎样才能让老孟得到长效帮扶？任春铭多方走访，落实孟庆栋的家庭情况，协助社区联系相关部门，整理申报材料，最终帮助他办理了低保，解决了基本生活和治疗问题。

由老孟的境况，任春铭说到70岁的失独老人曲永春。老曲是一名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十多年前就已经严重影响四邻安居，社区对他束手无策。2021年4月，任春铭当起他的全权监护人，把他送到烟台肺科医院救治，一管就是三年多。上月底，老曲患上了传染性肠炎，转至芝罘医院救治，他拒不配合医生治疗。任春铭日夜守护在病床前，用心照护。

凡人善举，扶危济困，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任春铭说起孟庆栋和曲永春的欣慰话语中，能看到一种幸福感，那是付出才有“回报”的满足感。

孩子受苦，经他送到烟台中大德美学校免费寄宿读书的特困孩子，徐文博是第三个。

龙口市3岁幼女陈冠彤，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精神偏激，把她当成“害人精”，竟然乘坐火车把她送到唐古拉山，据称想让野狼来把孩子吃掉……北京一个旅游团救了小冠彤的命，并通过当地警方转送到烟台警方，但小冠彤已得了大脑炎。任春铭个人花了2万多元，把小冠彤送进毓璜顶医院救治，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西藏聂拉木11岁少年阿旺加参，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烟台晚报》援藏记者何晓波把他接到烟台毓璜顶医院开胸救治。任春铭得知后，主动到医院看望，送上3000元救助款。

阳街道88岁的独居老人王大叔因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不能走路不会说话，任春铭带他求医问药，聘请专家，给他治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针灸和药物治疗，任春铭竟然把这位老人的半身不遂给治好了，如今老人能够正常走路和说话交流了，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往日的健康水平！

多年来，任春铭长期照顾着8位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先后为3位失独老人料理寿终，向川陕藏冀鲁豫粤等十几个省市老小边穷地区捐款捐物过百万元……

谈及37年热心公益的风风雨雨，任春铭说：“在慈善路上，距离和坎坷不是障碍，勇毅前行才是真谛。”

英山老师

小镇

又一个教师节来临，我想起与孙英山老师的忘年交。

我们的交往肇始于一份报纸。十几年前，我在家乡一份区级小报副刊上经常读到署名“孙英山”的文章。这些文章主打讲家乡故事，短小精悍，氤氲着浓郁的泥土芬芳。

每每读罢，我总浮想联翩，想知道作者是怎样的人，怎么能写出那么多美丽的家乡故事。我有结识作者的冲动，就此请教文友老李。老李是一位执着的乡土文化守望者，他多年如一日固守乡野，业余时间以挖掘、整理、传播家族文化为乐，颇有建树，并且交际广泛。老李告诉我，孙英山是小镇初级中学的一位退休教师，蜗居在桂山脚下一个巴掌大的山村闲煮时光。这些年来，赋闲的孙老师有足够的时间把对家乡山水的挚爱倾注笔端，创作并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

桂山我很熟悉，当年牟平“四大照山”之一，所谓“东卢西桂南蛟北崔”中的“西桂”指的就是它。我愈发期待能和孙老师见面了。

2012年春夏之交，家乡小镇为出版一本文化通志，举办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会上，我终于见到了孙老师。他中等个头，头发稀疏，精神矍铄，交流发言时语速很快，讲起乡土文化来，引经据典，如小镇之南的辛安河水一样滔滔不绝。

会后，我与孙老师攀谈起来，话题是从他的素日生活开始。孙老师告诉我，他是1948年生人，教了半辈子书，退休后管理了两亩樱桃园。果园的收入他一分钱不留，平均分给了三个儿女。平日里，他不嗜烟酒打牌，喜欢莳花弄草，爱好写作，也喜欢收藏。

孙老师说，随着村庄里老人们的逐渐离去，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也一个个隐入尘烟。他想把家乡的所有故事都记录下来，整理出来，讲给后人听。

交谈中，我提及小时候听过的一个关于桂山的故事，说桂山脚下一个“闯关东”的说书人，每年冰天雪地“猫冬”季节就开始给乡亲们讲《桂山传》，讲了好几年，情节还在山根底下打转转。孙老师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真实存在的。我表示怀疑，孙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给我讲起他熟稔的桂山。他如数家珍，讲起了《宁海州志》《牟平县志》等方志里的有关记载；讲起了“桂花托月”“桂山狼洞”自然景观；讲起了“十八座金柜银柜”“魏忠贤淘金”“千年人参走长白”等动人传说……

他说，桂山是他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闲暇时，他走街串巷，和老人

们拉家常，挖故事；他翻山越岭，实地采风；他“老而习艺”，硬着头皮学会了上网打字和建立文件夹。

那一次，我们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互动频繁。这些年与孙老师的交往，有几件平常的小事让我感念于怀，记忆犹新。

2013年秋天，一位摄影“发烧友”想到桂山拍摄一组风光片，苦于没有向导。我试着拨通了孙老师的电话，他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们一行三人按照约定时间赶到桂山脚下时，孙老师早已在村口等候多时。简短寒暄后，他引领我们上山。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我们登上桂山顶，下到野狼洞，寻觅龙王庙，探访莲花圩。

回到起点，孙老师力邀我们到家里小坐。在他一尘不染的起居室兼书房里，高大的书柜里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尤其是一些明清地方史志非常珍贵。孙老师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收藏品，有邮票、纪念币，有老牟平食品封签、旧商铺印章，还有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书、有价证券……

孙老师对家乡清澈的爱，不但流淌在他的文字里，而且绽放在日常的细微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家乡的机会。就在我们相约登桂山后不久，我在当地政府网站“旅游贴吧”里读到一位驴友分享的骑行日记。这位驴友说，他和几位外国友人骑行到一个名叫梁家疃的小山村，一位花甲老人主动给他们当起了义务讲解员。老人声情并茂地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收获满满。在这位驴友发布的一组配图中，我看到了孙老师的身影。

在我眼中，孙老师是宅心仁厚、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长者，是扎根乡野的文化传播者和守望者。

有一位文友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与孙老师的过往：“孙老师家是文学驿站，像磁铁般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文学爱好者。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促膝开怀，共同分享着对文学的爱与追求。孙老师尊重所有的人，也赢得了文友们由衷的敬重。”

诚如此言，孙老师对文友的到来，从不厌烦。对文友所求，鼎力相助。甚至连他耗时费力淘得资料都毫无保留，慷慨相送。

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我知道孙老师有个出书的心愿。他一直想把躺在电脑文件夹里的400多篇桂山传说故事梳理结集成册。圈内大咖为他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村里干部也答应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我衷心祝愿他的书稿能早日付梓。

